



全新历史写作，流行文化读本  
全程讲述三国充满智慧较量和复杂人性的真实历史

# 三国 那件事儿

「魏吴衰败卷」

肆

历史新阅读丛书

最精彩的时代 最真实的三国

这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精彩的乱世。雄主谋臣们尽情挥洒、纵横捭阖：既与强敌高呼酣斗于外，又与政敌斗智斗勇于内，萧墙之内、卧榻之侧，烛光斧影，惊心动魄，福祸生死，往往系于一发，时时上演着成王败寇的历史大剧。

吴天牧云 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





三國

那件事兒

〔魏吳衰敗卷〕

肆

昊天牧云●著  
中国工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三国那些事儿.肆,魏吴衰败卷 / 吴天牧云著. —北京: 中国工人出版社, 2016.7  
ISBN 978-7-5008-6446-2

I.①三… II.①吴… III.①中国历史—三国时代—通俗读物 IV.①K236.09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6) 第123114号

三国那些事儿.肆 魏吴衰败卷

---

出 版 人 芮宗金

责任编辑 傅 娉

责任校对 董春娜

责任印制 黄 丽

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

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鼓楼外大街45号 邮编: 100120

网 址 <http://www.wp-china.com>

电 话 (010) 62350006 (总编室) (010) 62005039 (出版物流部)  
(010) 62379038 (社科文艺分社)

发行热线 (010) 62005049 (010) 62005042 (传真)

经 销 各地书店

印 刷 北京市密东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710毫米×1000毫米 1/16

印 张 15.7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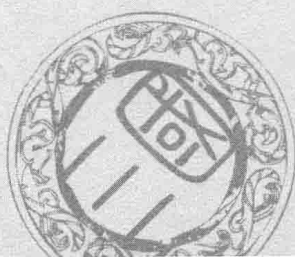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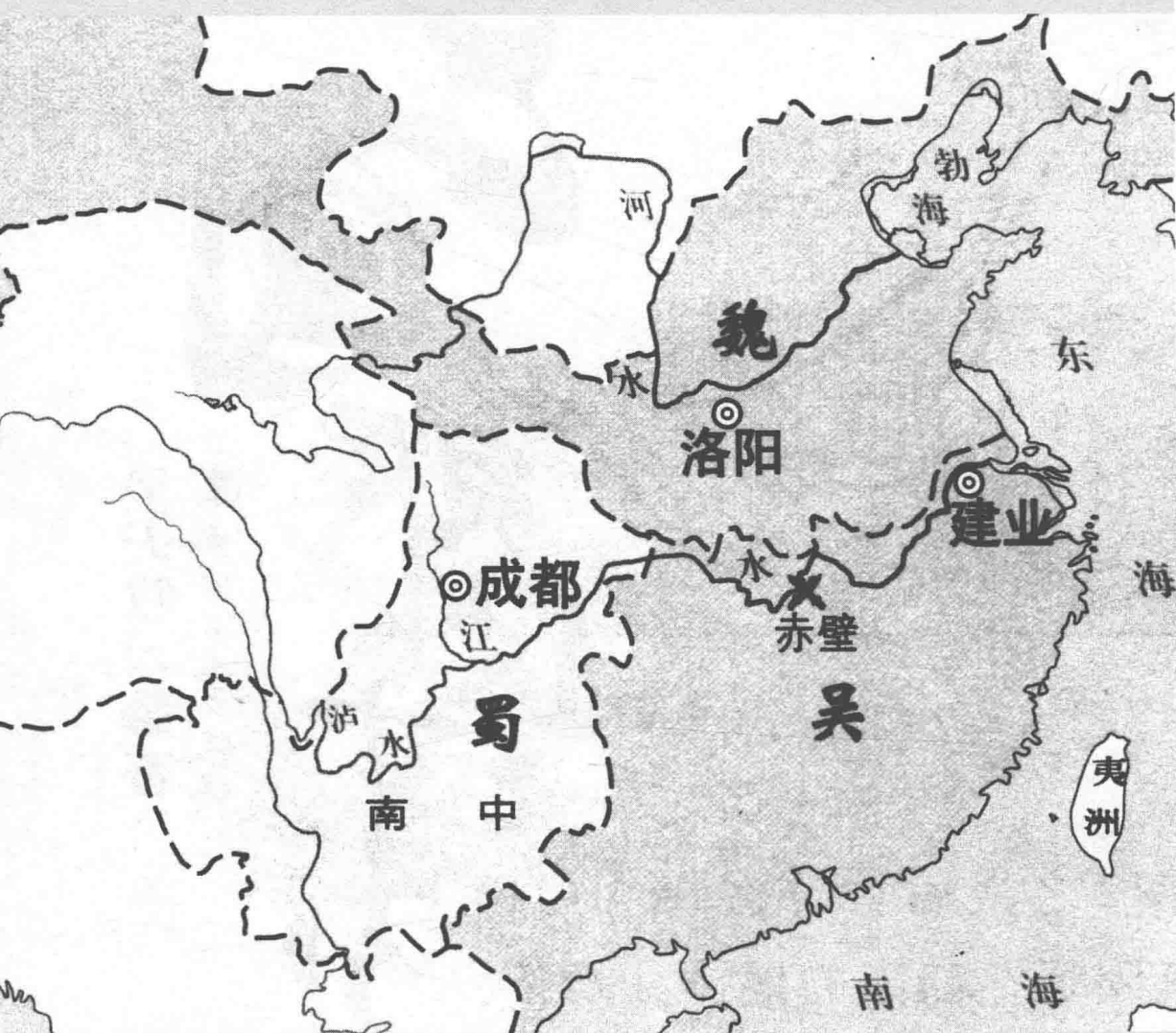
字 数 247千字

版 次 2016年7月第1版 2016年7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 34.80元

---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 请与本社出版物流部联系更换  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



# 目录



|      |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|-----------|-----|
| 第一章  | 平定辽东      | 001 |
| 第二章  | 吴宫花草      | 019 |
| 第三章  | 误国从这里开始   | 036 |
| 第四章  | 曹爽伐蜀      | 054 |
| 第五章  | 陆逊之死      | 072 |
| 第六章  | 曹爽太爽了     | 090 |
| 第七章  | 高平陵事件     | 109 |
| 第八章  | 司马懿最后的日子  | 128 |
| 第九章  | 终结诸葛亮     | 148 |
| 第十章  | 拼死取胜      | 171 |
| 第十一章 | 唯德唯贤，能以服人 | 194 |
| 第十二章 | 又是政变年代    | 221 |



## 第一章 平定辽东



【第一章】平定辽东



### 奢华皇帝

魏明帝曹叡当国家元首时，那些异象出现得最多。

尤其是龙这个谁也说不清的东西出现得最多。四年前，大家传说有条青龙出现，曹叡就高兴得把年号改成青龙。估计大家觉得曹叡很喜欢龙，于是就又炮制出一条传说，说有目击者称，在山荏县那里出现了一条龙。这条龙不是青色的，而是黄色的——再说是青龙的，这个新闻效应就大打折扣了，所以就变了个颜色，表示此龙非彼龙，表示大魏这片神奇的土地上龙丰富。

高堂隆听说之后，立即来找曹叡。此前，这个高老先生一直向曹叡大声提出反对意见。这哥们儿很有学问，一直是朝中解释天象的权威人士。而且他又是曹操提倡节能减排的忠实粉丝，只要曹叡一上什么项目，他就出来反对。他反对的方式跟陈群他们一样，都是从唯心主义出发，摆出那一大套古老的天象学说，比如新宫殿上有一只喜鹊在叫，他就会说那是“维鹊有巢，维鸠居之”，让曹叡怕上一阵子。

这时，曹叡看到老先生又进来了，以为这个老人家肯定又要向他猛砸

砖头了。

哪知，高堂隆却说：“皇上啊，这个黄龙的出现是大大地好事，比那个青龙还要好五倍啊！咱们魏国是土德。土是什么色？就是黄色啊。现在黄龙冒泡了，咱就应该顺应天意，先改元，再改制服。把咱的外观标志统一到黄色上来。”

曹叡一听，脸上的肌肉马上松了下来。老先生这个建议太正确了，老先生终于和谐了一次，当场拍板：同意。于是，当年的三月，下了个文件，改元。那个青龙年号叫了四年多，也叫得有点儿疲劳了，叫得老天都烦起来了，派黄龙下来提醒了。所以现在改作景初元年。而且规定，以后大家的服装颜色都用黄色，祭祀用的动物改成白色。曹叡觉得光改年号还不行，索性把历法也改了。原来魏国的历法叫太和历，现在不能叫太和历了，要叫景初历。

有关部门看到曹叡的心情大好，立马又找到了拍马的机会，便抓紧时间上书，建议：以武皇帝为魏太祖，文皇帝为魏太祖，帝为魏烈祖；三祖之庙，万世不毁。

这几句话虽然字数很多，其实，概括地说就是建议为曹操、曹丕、曹叡三个魏国的皇帝修建三个庙。曹叡一听，又是基础建设工程，想也不想，立即签上“准奏”二字，叫有关部门去实施。于是，他进了庙，有关部门拿了回扣。

曹叡一下令建庙，有人马上就认为他实在是脑子进水了。谥号是给死去的人起的，庙也是给已永垂不朽的人建的。你现在才多大？按传统说法，那是“春秋正盛”，天天还在皇帝位子上发号施令，在皇宫里面喝酒享乐，一连串的动作都还生猛得狠，却硬是去享受这个死人的待遇。这不是想早死是什么？

当然，没有谁当着曹叡的面讲这些不好听的话。

后来，大家称曹叡为烈祖明皇帝，简称魏明帝。这个谥号是他生前就定好的。曹叡是中国唯一生前自定谥号、生前就给自己起庙的皇帝。这个做法，虽然不大好看，兆头也是很不好的，但也拿了个历史第一。

这时，魏吴边境又闹了个事。

庐江的主簿吕习觉得老当魏国的公务员，一点儿也不刺激，就想玩



一把跳槽的把戏，要投到东吴那里去。这哥们儿知道，如果你就这么净身出户，孤孤单单地举着白旗跑到东吴那里，估计这辈子也混不出什么名堂来。如果主动投降过去，日子还不如原来的舒服，这个投降只能算是失败的投降。如果立了大功，再跑过去，那待遇就大大地提高了。

吕习现在也只是个主簿，干的是秘书活儿，每天跟公文打交道，什么权也没有，要立个大功确实不容易。但他仍然想立个大功。于是，他派了一个死党，跑到吴国那里，先表达了他投降的良好意愿和迫切之情，然后把他的方案讲出来，要求吴国派兵过来攻打庐江，只要吴国子弟兵开到庐江城下，他立马就打开城门。

孙权一听，真的有好戏了。于是叫全琮全权负责这个事。

全琮带着朱桓率兵前去。

吕习的这个方案本来可行性很强，操作起来也没有多大难度——只等全琮的部队大喊大叫冲杀过来，他就带着自己的死党突然出现在城门之下，然后拿出太守的文件——反正公文就是由他主办的——叫门卫开门。然后吴国大军就直接杀进来，什么都结了。

哪知，他的方案虽然很牛，但保密工作做得实在不成样子，全琮的部队还在路上急行军，他的这个事情却已经全部暴露了。

最后，他的脑袋没了，全琮他们也白白地拼命跑了一趟，一点儿事也没有。

这个事，虽然影响很大，但曹叡的心情却一点儿不受影响。他这时的心又浮了上来。他在洛阳城里视察了一圈，觉得洛阳虽然是伟大祖国的首都，可现在的钟却太小了，比长安城里的大钟小了很多。还有长安城里的那些橐佗、铜人、承露盘，都是规模巨大，让人震撼，最好把它们都搬到洛阳城里来。

于是，他下令，把长安钟、橐佗、铜人、承露盘这几样最能体现魏国国格的东西都运到洛阳来。

如果是现在，把这些东西搬运到首都，那是没有多少难度的。可那时，搬运这些东西，靠的全是人力。后来，在搬运的过程中，民工们不小心把那个承露盘弄断了。据说，那个盘断的时候，“声闻数十里”。由此，我们可以想象得到，这个盘是多么的巨大，搬运这么大的一个物件，靠的

全是人力，不断才怪。那个铜人就更重了。有关部门组织了大批搬运工过去，只把它挪到霸城，就搬不动了。于是，只得让铜人留在霸城。

但曹叡仍然不甘心。搬不动就搬不动，但可以再铸造一个。以前那个铜人也不是秦始皇搬来的，而是他叫人造出来的。既然秦始皇能够铸造出来，我们大魏国的皇帝为什么造不出来？

难道我不如秦始皇那么英明伟大？

于是，为了证明他比秦始皇更英明伟大，他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大量征集黄铜，派出大量人力去充当收破烂人员，到处为他找铜。这些领国家工资的“破烂王”工作效率果然很高，没多久就收集了大量的黄铜。最后，曹叡用这些黄铜铸造了两个铜人。他看了看这两个铜人，觉得叫铜人也太没有文化了。他们魏国的皇帝都是有文化的——他的老爸和他的爷爷都是大诗人、大作家呢。于是，他就给这两个铜人起了个名字——翁仲。把这两个铜人列于司马门外。曹叡将这些东西看了看，觉得排场仍然不够大。于是，又铸了一条黄龙、一只凤凰。当然，如果这对龙凤只有拳头那么大，那也没有什么，可曹叡奢侈起来哪能这么小气？一个泱泱大国要玩儿就玩儿巨大的。根据他的设计，那条黄龙高有四丈，那只凤凰高三丈多，全放在大殿前，越看越觉得太彰显大国风范了。

还没有完。

曹叡觉得皇家的住地城市化太严重了，一点儿泥土的气息也闻不到，就想在芳林园的西北角那里堆一座人造土山。这一次，他没有用农民工，而是下令叫所有的公务员出动，都到现场参加劳动，有的担土，有的扛树，在那里造山造林。这种公务员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现在大家年年都会在电视的镜头里、报纸的头版头条看见的。只是，现在大家看的那个场面，大半是作秀。那时大家却是真的干，那个土山全是魏国公卿群僚汗流浹背地堆起来的，那些树也全是大大小小的公务员种出来的。曹叡觉得光有山有树，仍然没有生气，就又下令叫大家抓来很多野生动物，把那些动物放到山上，立马把这个园区打造成一个生态示范区。

这时，陈群已经死了，其他那几个多嘴的高层这时嘴巴也软了下来，所以，这个生态园区搞得很顺利——虽然那些公务员被折腾得很困很累，但在整个过程中，也没有谁提出什么反对意见。



倒是在建成之后，司马军议掾董寻觉得曹叡这么做太无聊了，就给他上了个奏折，把他严厉地批评了一番，说他这么做，跟那个纣王没有什么两样。这哥们儿这个奏折写得很绝，说自己上了这个奏折之后，就准备去死了。最后说“臣有八子，臣死之后，累陛下矣”。然后就在家裡沐浴等待。

曹叡知道后只说了一句：“董寻不畏死邪？”

有关部门的人看到皇上这么说，立马冒泡出来，请皇上立即下令，让他们去把董寻抓起来，让他死掉算了。把我们大魏国的英明领袖比成纣王，这还得了？世界上有那么多人，你不去诽谤，却来诽谤我们的皇帝。历史上有那么多的英明之主，你不比，却把我们的皇帝比成纣王，这不是恶意诽谤是什么？

可曹叡却挥挥手说：不能追究！

从曹叡屡次放过向他劝谏不要奢侈的人来看，说明他不是一个是非不分的人，而是一个很知道奢侈也不是一件好事的皇帝。可他就是喜欢奢侈。于是，你批评他，他也不怪你，但他永远不听你的话。

那个高堂隆这时又站了出来，连续向曹叡上书几次，也是把曹叡批得一次比一次狠。可曹叡只是说，看了高老先生的奏折，心里感到很恐惧。但在行动中，却一点儿不恐惧。

没几天，高堂隆就病了。高老先生确实是难得的忠臣。

他在准备死的时候，也跟很多人一样，立了份遗嘱。可他的这份遗嘱跟别人的遗嘱不同，别人的遗嘱大都是什么遗产的分配、几房太太的归属问题，而他的这份遗嘱却是写给曹叡的。他的遗嘱远不如诸葛亮、刘备的遗嘱那么有名。可他在这份遗嘱里有个预言，最后却全部兑现了。这个预言的原文是这样的：“黄初之际，天兆其戒，异类之鸟，育长燕巢，口爪胸赤，此魏室之大异也。宜防鹰扬之臣于萧墙之内；可选诸王，使君国典兵，往往棋，镇抚皇畿，翼亮帝室。夫皇天无亲，惟德是辅。民咏德政，则延期过历；下有怨叹，则辍录授能。由此观之，天下乃天下之天下，非独陛下之天下也！”

他从唯心主义角度出发，列举了几个事例，说这些事例都在暗示着魏国不久后就要被别人篡党夺权，请曹叡一定要小心。现在最需要做的是，

立刻从各个亲王中选出一批牛人，让他们建立自己的军队，驻扎在全国各地，以防别人乱事，把大魏事业推翻在地。

曹叡读到这话时，很感动，觉得老高生前虽然很烦人，一直烦到临死还烦他，但确实说的全是为国为民的心里话，是一个负责任的人。可他仍然不听。谁敢篡他的权？谁有这个不要命的胆子啊？他只亲手写了一份诏书，向高老先生表示崇高的敬意和亲切的慰问，然后就什么都不管了。没几天，高堂隆就拿着曹叡的那份诏书死掉了。

曹叡虽然很喜欢玩儿奢侈，但对那些名士风度却很看不顺眼，觉得现在靠拼名气当大官实在是大错特错。他把这个现象叫作“浮华”，下决心要纠正过来。他叫吏部尚书卢毓起草一个干部任免的新办法，以坚决杜绝“唯名气是举”的弊端。哪知，卢尚书的工作还没开展，一大批反对意见就冒了出来。你想想，他手下的那些文官大多都是名士，现在你要做这个整顿，他们不生气才怪，不冒出来才怪，不向你狠狠拍砖才怪。而且这些名士别的水平不怎么样，但向人砸砖的水平绝对无敌。最后，经过一场争论，正反双方各说各有理，然后就都没有理，最后是不了了之。



## 公孙渊还真烦人

曹叡这些年来做的这些活动，看上去全是一个和平时期皇帝所开展的工作，又是大兴土木，又是进行美女大选，又是进行人事制度改革。其实，大家都知道，中国历史的这些年，是极不平静的时期，不但有三个皇帝在那里喊打喊杀，要灭掉另外那两个对头，就连各个势力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。

蜀国土地面积比较短缺，于是人才也比较短缺，当权者容易控制，因此内斗的程度还不算大。吴国的地盘相对大一些，于是，土匪们就不断涌现，虽然没有造成很大的麻烦，但也很让孙权头痛。而魏国国土面积最大，人员成分最复杂。且不说北部的那些胡人，心里从来不愿认输，只要恢复点儿实力，就又宣布脱离中央的领导。你把他猛打一顿，他又在那里老老实实地过日子，等体力一恢复，就又抄起家伙跟你干。那个辽东地区，到现在仍然保持高度自治。他们现在的老大就是那个公孙渊。



公孙渊自当了辽东最高领导人后，又觉得这个最高领导人是曹魏任命的，心里觉得很不爽。可又知道自己的这个力量，要是真的跟魏国摊牌，最后失败的仍然是他。那时一失败，不但连辽东最高领导人当不成，恐怕那颗脑袋也保不住。所以，他的内心很郁闷，也很矛盾。

后来，孙权知道他的郁闷之后，说要跟他联盟，给他送来了大量的现金。两人过了一段外交的蜜月期。可后来，公孙渊又很现实地认识到，孙权离自己实在太遥远了，如果魏国来打，吴国估计除了在江东那里大声谴责之外，对他们没有一点儿用处。于是，在收了人家大批外交资金后，把东吴负责运送资金来的使者砍了，然后把那颗脑袋送给魏国，说从此以后永远当大魏的分公司。

曹叡因为外面的威胁还在，也不敢启动讨伐公孙渊的程序。当他看到公孙渊自动过来投降时，心里很高兴，又把公孙渊提拔了一把，让他领了个大司马的大印回去养眼，还封他为乐浪公。这个提拔看上去很给力，其实，公孙渊一点儿也不满足。因为，不管你封他多大的官，给他的公章有多大，他的这个权力也就是这么大，并没有增加一点儿。

他本来很怕魏国，可当他看到曹叡居然封他这么大的官——大司马是级别最高的公务员啊，以为曹叡现在也有点儿怕他了。于是，那个膨胀心理又抬头，开始牛起来了。当然，如果他只在他的地盘上，对自己的马仔们，就是牛到天，也没有什么。可他对魏国派来的使者也牛气冲天起来。本来，中央代表团来到辽东，那是带着皇帝的温暖、中央的期望看望他们来了，他们应该隆重接待，好酒尽量拿出来，让中央代表团喝得高兴，玩得舒服，中央代表团要离开了，还要把辽东特产准备好，送到他们的车厢才算对得起上级领导。哪知，这哥们儿的欢迎仪式搞得很隆重，可摆出的全是辽东的威武之师，个个高举雪亮军刀，士兵的脸上都是杀人的神态。中央代表团的成员个个脸色发白，全身发抖了好多天。这还不算。他在跟中央代表团进行会谈时，口气也是牛得没有谱，好像全世界的人都不在他的话下。

中央代表团本来以为出使一回辽东，那肯定是满载而归，别的不说，每人拿几根人参回来应该没有问题吧。哪知，跑了那么多路，居然享受这个待遇，个个气得要死，去向曹叡报告时，个个都把公孙渊说成一个全身

都是反骨的动乱分子。如果再不收拾他，他就要打到首都来了。

曹叡连派了几次使者，每次回来都是这么报告的。于是，曹叡也生气了，觉得不真刀真枪地教训一下这个公孙渊，这家伙还真无法无天了。

他把荆州刺史毌丘俭叫来，说：“现在你别当荆州刺史了，改去当幽州刺史。你到任之后，做好准备，把公孙渊给老子狠狠地打一顿，别让他再嚣张了。”

这个毌丘俭也是个爱弄事的家伙，到幽州没几天就觉得有点儿寂寞了，要弄点儿事出来才好玩，于是给曹叡上书：陛下即位以来，未有可书。吴、蜀恃险，未可卒平，聊可以此方无用之士克定辽东。

这话的意思就是：皇上啊，你当皇帝以来，虽然很英明，做了很多的好人好事，立了很多的富国强兵的政策。可是认真数起来，还真没有哪件事可以流芳千古、可以大大地让人家赞美一把呢。当然，要是能把吴国和蜀国搞定，那肯定是一件历史性的功勋。可现在这两个反动集团死守着险要之地，还真的拿他们没有办法。既然对吴、蜀两国没有办法，那咱就利用这个时间空当儿，利用这些子弟兵去猛扁一把辽东吧。

但光禄大夫卫臻却不同意这个意见，说毌丘俭的话没有战略眼光，弄的全是小打小闹的事，咱们还得从大处着眼，不要听他在那里胡说八道。

可曹叡觉得卫臻才是胡说八道。什么是战略眼光？难道让公孙渊在那里天天侮辱大魏国，然后一点儿不理，咱就有战略眼光了？他根本不理卫臻的话，叫毌丘俭立即行动起来，把那些鲜卑、乌桓势力都调整过来，到东南界上驻扎，然后以朝廷的名义，叫公孙渊到首都来作个述职报告——都当大司马了，一次述职报告不作，也不对吧？

公孙渊是什么人？哪敢孤身一人跑到首都来？他接到这个通知后，就知道曹叡要跟他彻底摊牌了。

他早有思想准备，立即宣布与曹魏反动集团决裂。他带着部队在辽隧迎战毌丘俭。

毌丘俭本来就想跟他大打一场，当然一点儿也不怕他。哪知，双方才进入阵地，还没展开肢体接触，老天就下起大雨来。而且这雨一下就十多天，辽水大涨。毌丘俭也不管，硬是跟公孙渊打了一个回合，最后“不利”。毌丘俭虽然是个好战人士，打了回败仗，也知道在这个形势下再打



下去，也只有继续失败。于是，带着部队回到右北平。

公孙渊看到自己一仗就把牛烘烘的毋丘俭打得夹着尾巴逃跑了，原来中央政府军也就这样子，看来自己出头的日子真的到了。于是，就把曹叡给他的那个“乐浪公”的大印丢到历史的垃圾箱里，自己刻了个更大的印，把自己的级别提升了一格，成为“燕王”，还宣布不用曹魏的年号了，从此改元汉绍。他觉得，如果光自己这个势力跟曹魏玩儿，一点儿也不热闹。于是，又派人去做鲜卑的思想工作，叫他们也跟他团结起来，在魏国的边境那里弄点儿事，就是不让魏国反动势力过好日子。

曹叡这才知道公孙渊还真有两下子，如果不派出个猛人过去，还真搞不定他。现在魏国哪个牛人最猛？

司马懿！

司马懿近段时间以来，一直在长安那里充当蜀国的第一责任人。以前诸葛亮活着时，老是带着部队出来北伐，让西部很不稳定。自诸葛亮去世之后，他的接班人老实多了，这么多年来，一直躲在四川盆地那里，做自己的事，还没有出来闹过一回事。

曹叡认为，蜀国短期内是不会出来嚣张的，而解决公孙渊的事，必须短、平、快。否则，长期在那里跟公孙渊对垒，魏国的力量就会被他耗掉。要速战速决，就得派最猛的人过去。

于是，他果断地把司马懿调了回来。



## 孙权也是纸老虎

景初二年（238年）正月，曹叡在一片寒冷的风雪天气中接见了司马懿，向他下达了出征辽东的命令。

他对司马懿说：“我现在把四万部队交给你。”

很多人认为，四万？太多了吧？辽东那么远，运输线路太长，谁能做好这个后勤保障工作？司马懿的部队自带粮草，能够吃几天？还是不用这么多力量吧？司马懿智商很牛，来个突然袭击，用奇兵把公孙渊搞定，再来个以少胜多的战例吧。

可曹叡却不同意，他认为：“这次作战虽然可以采取奇兵取胜，可大



家想过没有。从这里出发到辽东，要跑整整四千里路。这可都是力气活儿啊。部队人数少了，力量薄弱了，只怕你刚到那里，脑袋还没来得及运转，就被人家一顿群殴，跑都来不及。所以，这一仗咱要不计成本。”

大家一听，也没话说了。反正如果不打仗，曹叡也会把钱投到基础建设上去，不是造宫殿，就是玩美女。倒不如打这一仗，至少让辽东那里稳定下来，除了一个心腹之患。于是，没有谁再作声了。

在司马懿要出发的时候，曹叡又跟司马懿进行了一次交谈。

这次交谈的内容只与辽东之战有关。交谈的时间虽然不长，但充分显示了曹叡的领导水平及司马懿的胸有成竹，也显示了这两个人的配合确实是默契，是可以无缝对接的。

曹叡：“公孙渊将何计待君？”

司马懿：“渊弃城豫走，上计也；据辽东拒大军，其次也；坐守襄平，此成禽耳。”如果公孙渊丢掉地盘，现在就开始跑路，那是他最实用的办法；如果死守辽东跟我作对到底，那是比较好的办法；如果只在襄平那里死守，等我去扁他，那就跟等我去把他抓获归案没有差别。

曹叡：“然则三者何也？”这三个办法当中，你会选择哪一个办法呢？

司马懿：“唯明智能审量彼我，乃豫有所割弃。此既非渊所及，又谓今往孤远，不能支久，必先拒辽水，后守襄平也。”如果是脑子够用的人，在这个时候，肯定把形势进行一次全面的评估，然后看看哪些该丢，哪些该留着，果断地做出跑或不跑的决定。可公孙渊是这样的人吗？这家伙一定会认为咱们的部队狂跑了这么远的路去打仗，跑到那里时，不累死累活已经上上大吉了，哪能支持几天呢？因此，他一定是先在辽水那里跟我作对，失败之后再回去守襄平。这就完全在咱们的预料之中了，想不胜利都难。

曹叡：“往返要多少天？”

司马懿算了一下，答：“去的时候要花掉一百天，打仗一百天，回来也一百天，再加休整六十天。这样算来，正好一年就可以摆平了。”

你看看司马懿的这个方案，不但简洁，而且精确，跟以前他去收拾孟达时完全一样。

曹叡派司马懿出征的消息很快就让公孙渊知道了。公孙渊混了这么



多年，对魏国的牛人们还是很了解的，也知道司马懿目前是魏国的第一高手，在防范东吴时，曾把江东牛人们打败过；对付诸葛亮时，虽然貌似处于劣势，但事实证明那个夹着尾巴在诸葛亮面前做人的决断是十分正确的，最后也把诸葛亮玩得鞠躬尽瘁、死而后已了。公孙渊虽然觉得自己很牛，把自己搞得很嚣张，但也知道自己跟诸葛亮他们比起来，不管是实力还是能力都还是有差距的。于是，又怕了起来。

公孙渊跟很多人一样，心里一害怕，就想找个靠山。如果他是初次跟曹魏玩儿造反，也许还可以投降一下。可现在他不但玩儿了几次，而且已经玩儿得大了，玩儿得曹叡已经很生气了。所以，再向曹叡投降是不可能的了。于是，他只得又写了一封信，派人跑到东吴那里，说我又向你们称臣了。现在我保证，从此以后，跟老大一起，与曹魏反动集团拼死到底。

可孙权这时比曹叡更生气。孙权以前为了把他拉到反曹阵营，不但费了很多力气和钱财，而且还力排众议，谁反对都无效，最后却落得使者被杀、部队被收编的地步。那时，孙权已经愤怒得要渡海过去把他搞定了。现在你一有困难就又到我这里摆可怜相，我就这么好糊弄？孙权当时就想把公孙渊派来的使者砍了。

大家一听，都同意孙权的决策。

只有羊蕡反对。羊蕡说：“砍下这一刀是个愚蠢的做法，绝对不是一个做帝王事业的手段。咱们先好好地招待一把这个使者，然后派一支部队过去，通过武力要挟，让公孙渊归附我们。如果魏国的部队打不下公孙渊，人家就会说是我支援的结果，以后那些北方的胡人就会记住我们的恩情，对我们有大大的好处。如果双方打得难分难解，咱就可以来个趁火打劫，在那里开展一把打砸抢活动，然后满载而归，也算是报了那个大仇。”

孙权一听，这个办法还是很有实惠的。

于是，下令集结部队，对那个使者说：“请你先回去，等我们的好消息。”

曹叡当然也想到公孙渊会跟东吴结盟的事，他就这个问题专门跟蒋济进行了探讨。蒋济是对吴的专家。

曹叡问蒋济：“孙权其救辽东乎？”

蒋济说：“孙权是什么人？是一个最会看利益的人。现在他知道咱们已

经做好了一切准备，是难以从中占便宜的。援军深入，他又做不到，如果仅仅表示一下，那又没什么意义。孙权这个人就是兄弟处于危险时刻，他也可以在那里淡定着不闻不问，哪还会去管一个离他那么遥远的人？而且，以前公孙渊还把他玩儿了一把，他恨不得公孙渊早点儿死掉才好，哪还会去救他？现在他到处大喊大叫说要出兵救辽东，其实只不过是忽悠一下公孙渊的使者而已，顺便让我们知道他还存在，然后在那里围观。如果我们玩儿不过公孙渊，他就说是他的功劳。当然，如果我们不能迅速解决战斗，跟公孙渊在那里相持的时间过长，孙权也有可能改变决策，突然派出奇兵对我们发动袭击。”

蒋济厉害吧？把孙权当时复杂的内心世界看得比谁都明白。

蒋济把孙权看透了，于是就只有公孙渊在那里独自战斗了。



## 司马懿出征

当年六月，经过三个多月的狂奔，司马懿带着那四万大魏子弟兵终于来到了辽东。

那边的公孙渊当然早有准备。

当然，他的这个准备跟司马懿的预料一点儿误差也没有，好像是司马懿帮他部署的一样。他派出他的大将军卑衍和杨祚带着几万步骑在辽隧那里驻扎。

这两个家伙当时的信心也是满满的，因为他们早已在那里围了一条长达二十多里的壕沟。他们很天真地认为，有了这个又长又宽的壕沟，司马懿的部队除非穿越到二十世纪借来飞机也许才能飞过来。公孙渊说了，只要坚持在这里死守一段时间，司马懿的部队没有吃、没有穿了，弄得全面疲软了就会自动宣布退兵。那时，要打要杀的主动权就全在他们的手里了。

司马懿手下的那些马仔也是一群很浮躁的人，一看到辽东的部队就纷纷要求猛打过去——以前诸葛亮是个牛人，咱可以低调一下，公孙渊算老几，咱还用怕他们？

但司马懿却不干，他说：“敌人之所以在这里做死守的姿态，目的很明